

千年唐诗缘

——唐诗在日本

宋再新著

上苑春光先入
中園花盡開
唯餘綠陰草
尚得日光催

宋再新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
人文
日本
新书

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王晓平

【顾问】

中西进 川本浩嗣 乐黛云 严绍璁 文洁若 严安生

【编委】（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兴国	卞立强	王向远	王金林	王若茜	王勇
王晓平	刘立善	孙东临	陈生保	严绍璁	李征
陈德文	林少华	邱岭	胡令远	郑民钦	哈若蕙
高文汉	高宁	高伟	高慧勤		

有看透相互的不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常识”是通用的，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齟齬，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

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那么粗看起来是“不当”的“出格”的东西，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有启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一种形态，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划时期的成功。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人文日本新书”。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掘问题所在、精读原典、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

其中既有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长恨歌》、《三国演义》，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既有原始宗教、民间故事，也有风花雪月、恋爱和旅游，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真可以说尽善尽美。

这套新书，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

2004年6月

認識の違い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
——「人文日本新書」出版を祝して

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

——祝贺“人文日本新书”出版

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在日本，以前常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日本人相信自己 and 中国人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近代以前，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但是，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学习同“文”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准州”似的，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

当然，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而且，不用说，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这是极其危险的。没

“人文日本新書”序

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

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

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文学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征”，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

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目录

引言

〇〇一

第一章 唐诗远播扶桑时

〇〇七

第一节 岛国早已识汉籍

〇〇九

第二节 遣唐使求唐诗文

〇一二

第三节 唐诗赠与使唐人

〇一七

第二章 大和遍吟唐土诗

〇三一

第一节 唐风倾倒平安朝

〇三三

第二节 唐诗句意化和歌

〇四五

第三节 和风选定唐佳句

〇五五

第四节 朗咏唐诗久不衰

〇六二

第五节 名作处处见唐诗

〇六八

第三章 《白氏文集》享独尊

〇七九

第一节 君臣齐敬白居易

〇八一

第二节 尊白却不喜讽喻

〇八六

第四章 日本人也崇李杜

〇九一

第一节 五山僧传《三体诗》

〇九三

第二节 江户流行《唐诗选》

一〇〇

第三节 李杜诗名胜乐天

一〇九

结语 唐诗魅力今犹在

一一七

附录：《千载佳句》原文

一二五

参考书目

二二五

出版者的话

引言

1877年，清朝政府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随同前往的参赞黄遵宪在公务之余，详细考察了日本历史文化，著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两部著作。黄遵宪在了解到中国诗歌在日本的传播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几人溯汉魏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¹⁾

这首诗是说，唐宋诗歌至今尚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而白居易和袁枚的诗尤为日本人所珍重。早在白居易尚在世时，他的诗名就已远播境外。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里写道，鸡林（朝鲜半岛古国，指新罗或用来指朝鲜）贾人，求市（求购白居易的诗文）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之。⁽²⁾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里

(1)钟叔河著《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7页。
(2)《白居易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页。

——说明各个抄本的存放地之后写道：其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¹⁾ 这说明白居易已经知道自己的文集传到了日本等外国。白居易的诗文最早可能就是经过鸡林传到日本的。

当唐诗运动兴起的时候，日本的假名文字尚在草创阶段，编于八世纪后期的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才大量使用汉字表记日本语音，这种汉字被称为“万叶假名”，相对于其后出现的“假名”又被称作“真名”。虽然日本的文字出现得很晚，但是日本人接触汉文的历史却相当长。汉文训读法据说是712年作为遣唐使同阿倍仲麻吕一起渡唐的吉备真备创制的。其实至少早在中国的三国时代汉文就传到了日本，随后日本人就开始了阅读汉文的各种尝试。

日本接受汉字、学习汉文对日本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607年日本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开始大规模学习中国制度，输入中国文化。从630年到834年，也就是从唐贞观四年到唐太和八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三次遣唐使，成功十二次。日本派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和佛教经典，但是身处唐诗运动的中心长安，遣唐使和其随员不会对唐诗无动于衷。从《全唐诗》里存有几十首赠日本留学生、留学僧的诗作这一点来看，就不难推测当时唐诗人和日本人的密切交往。804年，随遣唐使赴唐的学问僧空海，在回日本之后写成《文镜秘府论》一书，目的是向日本读书人介绍作诗法则和须戒弊病。由于《文镜秘府论》保存了很多在中国已失传的唐代诗论和唐诗句，故至今仍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将唐诗引进日本的并不只是像空海这样的随遣唐使到中国的学问僧，除了遣唐使和随员之外，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商船为满足日本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起了极大的作用。据日本九世纪的史书《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838年，官居大宰少两的藤原岳守检查唐朝船只时获《白氏文集》并呈献天皇，他因此获得擢升，这也是《白氏文集》传到日本的首次记载。由此也可以看出，唐朝的商船中不仅载有当时日本人所喜爱的各种中国货物，也带去了日本人迫切需求的中国书籍，其中当然会有很多唐诗集。编

(1) 《白居易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553页。

于宽平三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当时存于日本的汉籍总目录，分易、尚书、诗、礼、农、小说、兵家等四十部，收录1579部书的书目，共16790卷。在这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记录下了当时已经传到日本的很多唐人诗集的目录。

日本人学做汉诗历史很久，现存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大约编于750年前后，所收的汉诗多见中国六朝诗风的影响。814年，日本第一部由天皇钦命编选的日本汉诗集《凌云集》编成，诗集里的日本汉诗已可见唐诗的影响。编于818年的汉诗集《文华秀丽集》也同样显露出模仿唐诗的痕迹。

七世纪到十二世纪，也就是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朝野诸事学习唐朝，唐诗也深受喜爱。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书籍的流传全靠手抄，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看到唐诗集原本的。另外，基于由日本固有的诗歌形式——和歌培育起来的文学欣赏习惯，古代日本人更喜爱咏诵唐诗的佳句。这样能在日本贵族、文人之间广泛流传的并不是完整的整首唐诗，而是易于吟咏传唱的唐诗佳句。这些唐诗佳句的影响之大，甚至连最代表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和歌也出现了以唐诗佳句为内容的所谓“句题和歌”。唐诗佳句还渗透到了当时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如日本文学史上的最高佳作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随笔集《枕草子》和历史演义小说《平家物语》里都可以看到很多唐诗佳句被吟唱和欣赏的描写。

能让现代人想象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如何欣赏唐诗的是大江维时编于950年前后的唐诗佳句集《千载佳句》。《千载佳句》收集了一百五十三个唐诗人的一千〇八十三联七言诗佳句，其中白居易的诗句占了近一半。在平安时代，这些唐诗佳句的一部分显然曾被作为一种名为“朗咏”的歌谣吟唱过。这些被吟唱的唐诗佳句与同样被吟唱的和歌被收为一集，名为《和汉朗咏集》。从《千载佳句》与《和汉朗咏集》的编排和内容上不难看出，当时的日本人是以和歌的审美标准来决定对唐诗的取舍的。换句话说，当时的日本人还处于在形式上模仿唐诗、以自己的文学观来对待唐诗

的阶段，还谈不上全面理解和欣赏唐诗。不过，对于不太熟悉日本古代文学的中国人来说，要想知道古代日本人的文学思想和欣赏习惯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千载佳句》里到底选了什么样的唐诗佳句。《千载佳句》里的有些唐诗佳句我们可能并不熟悉，但是看到这些优美的诗句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古代日本人欣赏唐诗的水平超过我们的想象，同时也可以借此推测日本和歌的风格和内容。

在平安时代后的镰仓时代（1185～1333）和室町时代（1338～1573），南宋人周弼编选的唐诗集《三体诗》受到喜爱和重视，而唐诗不再有平安时代的风光，唯赖京都和镰仓各五座寺庙的僧众传承。到了江户时代（1600～1867），由于幕府尊崇儒学，唐诗已经在一般阶层普及开来，流行最广的是传为明末人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江户时代出版了很多种《三体诗》和《唐诗选》的刻本，《三体诗》和《唐诗选》在民间影响极大，甚至连许多民间的歌谣小曲也引用唐诗。这时的日本人对待唐诗的态度已经不再是独尊白居易，日本汉学者和汉诗人受严羽《沧浪诗话》和明朝七子的影响，提倡盛唐诗，尊崇李杜。在日本人看来，最能表现日本人心理的当然是和歌，但是和歌长于描写四季景物和表现优雅缠绵的情趣，却不擅表达雄浑、悲壮的气概。而唐诗，特别是像李杜那样的诗歌就正好能起到弥补和歌缺憾的功用，所以在江户时代受到了日本文人特别的喜爱和尊崇。通观唐诗与日本人的关系，可以说从奈良时代日本的贵族、文人最初接触唐诗时偏爱唐诗中的吟咏风花雪月的佳句，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者在相当程度上对唐诗持有和中国人相近的鉴赏观，这个演变的完成大约用了八百年，也可以说至此日本人才完成了理解唐诗的全过程。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喜爱唐诗的热情并没有因明治维新而立刻衰退，汉文教育的普及使唐诗更加深入人心。日本人从初中就开始学习汉文，唐诗当然是日本国语课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日本高中课本里仍然有很多汉文的内容，唐诗也在必修之列，很多人仍能背诵唐诗中的一些佳句。由于唐诗的普及，日本的出版社和书店把唐诗集作为长线书品，到日本的书店里随时都能买得到不止一种的唐诗集。2002年著名的出版社岩

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文库丛书评选出岩波文库最受好评的一百本书里，唐诗集和汉诗集就各占一本，当然汉诗集里主要的内容还是唐诗。

在世界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中，一个国家的诗歌在另一个国家被传诵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像唐诗那样在本土勃兴不久便远播日本、并一直广为日本人所喜爱的例子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日本人喜爱唐诗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千多年来传诵唐诗绵绵不绝，而古代日本文学更是受到唐诗多方面的影响。日本人对待唐诗和其他传到日本的中国文物典籍一样一直珍爱有加，很多在中国已散佚的唐诗在日本得以保存。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全唐诗》传到日本后，汉学者市河世宁将《全唐诗》和存于日本的唐诗加以比对整理，辑《全唐诗》未收的唐诗和诗句为《全唐诗逸》三卷刊行。《全唐诗逸》刊行不久就被传回中国，现行的《全唐诗》就将《全唐诗逸》收在诗集后。回顾这样的文化奇观，中国人在感叹唐诗的永恒魅力的同时，也许会想进一步了解唐诗在日本的传播历程，有兴趣知道日本文学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唐诗的影响、以及受到了唐诗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并不准备仅仅简单地介绍唐诗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文学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唐诗的影响，进而满足一下我们的文化自豪感。我以为在探讨唐诗与日本人这个话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通过考察日本人对唐诗的理解和鉴赏经过，了解各个时代的日本人接受唐诗影响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心理特色。日本人理解唐诗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奈良、平安时代（710~1185）的日本人接触到唐诗时，由于受到唐诗传播的不完整和日本本土文学特色的制约，他们所欣赏的唐诗与中国人的喜好是有差异的。即使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知之不多的中国人，只要读一读《千载佳句》和其后为日本人所喜爱的唐诗，就不难看出日本人欣赏唐诗和中国人有哪些不同之处；就能发现日本人喜爱的唐诗和我们以为或者说希望他们喜爱的唐诗并不相同。特别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人所酷爱的《千载佳句》里的唐诗佳句，其实就是经过他们的文学标准选择过滤的结果。在经过对唐诗的长期消化过程后，加之中国明清两代尊崇李杜的风气传到日本，江户时代的日

本人才从独尊白居易转变到与中国对唐诗的评价基本一致。此时的唐诗在日本不再仅有佳句被传唱，而是作为和歌文学的补充，成为能够满足日本文人言志需要的必须教养。

本书试图在介绍日本人传播、欣赏唐诗的佳话的同时，探讨唐诗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特色形成的影响以及日本人基于和歌传统形成的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特色所决定的欣赏唐诗的态度。通过这样的介绍和探讨，希冀有助于中国人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的独特之处。

编于平安时代天历年间（947～956）的唐诗佳句集《千载佳句》，将唐朝诗人的七言诗一联二句作为一首佳句，共收有一百五十三位唐朝诗人的佳句一千〇八十三首，分门别类加以编定。从《千载佳句》的内容和分类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日本人的文学思想和对待唐诗的态度，实为了解唐诗在日本传播的绝佳材料。《千载佳句》所收的不少唐诗佳句的原诗已经在中国佚失，这些佳句会使中国人为唐诗在当时日本的流行盛况而心驰神往，更会使中国人感到《千载佳句》弥足珍贵。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将《千载佳句》附于书后，读者可以通过《千载佳句》欣赏曾在中国佚失的唐诗佳句，也可以通过《千载佳句》选择唐诗佳句的标准窥测日本文学思想的取向。



唐 诗 远 播 扶 桑 时

唐朝文化被引进

后，立刻风靡日本的贵族社会。当时的日本贵族社会真可以说颇有

「**全盘唐化**」的势头。

唐诗作为唐朝文化的顶峰，自然受到了日本贵族、文人的喜爱和模仿，日本人做**汉诗**的水平迅速提高。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当七八世纪的日本要加强同外国的交往、吸收外国文化的时候，恰值大唐帝国崛起。大唐帝国成为世界性先进国家无疑为日本提供了难逢的发展机遇，恰好日本就抓住了这个机遇。日本朝廷意识到学习唐文化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经常派遣遣唐使到大唐求学。日本继遣隋使之后，十几次派出遣唐使。派出遣唐使的目的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谋求与大唐交好，其次是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和佛教。不过，当遣唐使和其随员目睹唐朝先进文化的时候，当然会为之倾倒并将其引进到日本。唐朝文化被引进后，立刻风靡日本的贵族社会。当时的日本贵族社会真可以说颇有“全盘唐化”的势头。唐诗作为唐朝文化的顶峰，自然受到了日本贵族、文人的喜爱和模仿，日本人做汉诗的水平迅速提高。当然在这个时期，日本已经具备了欣赏唐诗、接受唐诗影响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中国的典籍已经传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掌握了阅读汉文、汉诗的方法。